

山村惨剧制造者的失败人生

12月12日清早，刘晓娟爬起来，想起这天是女儿的生日，便给女儿发了条短信祝贺。很快，短信回复了，“女儿生日，妈妈苦日，祝妈妈快乐！”这让她感到一丝欣慰。

几个小时后，女儿打来电话，“舅舅杀了十几个人！”

“神经病（当地骂人的话，意为‘精神不正常’，下同——记者注），不可能，不要乱说！”刘晓娟说。

等到母亲哭哭啼啼地打来电话时，刘晓娟才意识到，真出了大事——当天清晨4时许，弟弟刘爱兵在老家安化制造了一起重大杀人纵火案，6栋木质房屋被烧毁，13人死亡，1人重伤。

12月14日，面对记者的刘晓娟满脸自责，如果早点发觉刘爱兵的异常就好了……

当日，也是“12·12”特大杀人纵火案中几名遇难者出殡的日子。

湖南省安化县高明乡阴山排村漆树组哀乐声与哭声交织，乱成一团。

刘树生一家几近灭门，只有18岁的女儿因外出打工，幸免于难。

村民们说，死者几乎都是看着刘爱兵长大，跳出农门，前往小镇，抵达沿海，最后又回到家乡。他们无法获悉刘爱兵离开乡村近20年，经历了怎样的命运，为何重返原点，血洗家乡。

山区少年

34年前，湖南省安化县最偏远的山区高明乡阴山排村的刘家，添了一个男丁，取名刘爱兵。

在这个村落，四周环山，几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从村里穿过。在山坳里的一些空地上，有几栋木质房屋，刘家的祖辈就在这里生活。

刘家的裂缝始于父母的争吵。刘母节俭、絮叨；刘父好酒、爱赌。在刘爱兵出生后，刘家又添了两个女儿，原本在村里人看来其乐融融的一家，矛盾却在逐渐酝酿。

村民看到，在刘爱兵的童年阶段，刘家父母一直争吵不休。刘母懂得持家，刘家种植的树木，她能够妥善打理并变成家庭收入。

家庭条件的逐渐好转，并没有给夫妻关系带来些许改变。父母经常吵架，刘晓娟是老大，她只好带着弟弟刘爱兵默然走开。

记忆中，父亲拳打母亲的镜头总是难以抹去。当时的刘爱兵性情忠厚，话语不多。到了高中阶段，刘晓娟复读两次后，放弃了学业，南下打工。

刘晓娟在广东打工期间获知，父亲的暴力在一步步升级，为避免弟弟妹妹的心理受到刺激，刘晓娟开始动员母亲自立。

不久，母子们在安化县梅城镇开始了另一种生活。其时，刘爱兵已读初中，为弥补家用，刘母开始在梅城镇做起小生意。

接下来的一件小事，让这个家庭一直耿耿于怀。

上初中二年级时，刘爱兵的个头已在班里能排头号，渐有自信心的刘爱兵却在此时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。

好强的刘爱兵未遵守课堂纪律，跟老师顶嘴，被体育老师狠狠地掴了一记耳光，头被拳头猛捶了一下。

这件事被告上了法院，刘爱兵虽然获得300元赔偿，但在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件极为屈辱的事，刘母也一直絮絮叨叨，刺激了儿子的自尊。

刘爱兵中学毕业较为顺利，考上了省城一所美术学院的自费生。

其时，刘家父亲已经不再管孩子们，母亲走街串户以卖小食品为生，家庭经济拮据，唯一值得安慰的经济来源是 在外打工的姐姐。

尽管刘晓娟表示愿意全力支持



刘爱兵也曾有过一段自由快乐的生活

弟弟的学业，但刘爱兵早已在心里做好了打算。他认为，男人应该自强自立，读书几年要花几万元，外出打工还能赚几万元。

此后，刘爱兵告别了学校生活。

走出深山

刚满18岁的刘爱兵独自来到广东省东莞市。陌生繁杂的城市里，刘爱兵默默地寻觅着一份属于他的归宿。

幸运之神很快降临，刘爱兵凭借一米七八的身高和端庄的相貌，获得了一份在酒店当保安的工作。在工作之余，他和所有的打工仔一样，会聊起未来，谈及理想中的对象，但对自己的家庭涉及甚少。他给同在广东谋生的姐姐打电话说，他喜欢这样的城市生活，无忧无虑。

工作快满一年时，刘爱兵突然提出辞职，他觉得应该回家休息一下。可是，一段回乡之旅后，又勾起了他对城市的思念。

经人介绍，刘爱兵在广东虎门的一家化工厂找到了一份差事。进厂后，虽然加班辛苦，但他似乎得到了一种归宿感，心情开朗。

3年后，刘开始给姐姐打电话，说体力不支，有时会感觉到头晕、胸闷，他怀疑被毒气感染。

刘爱兵再次回到安化梅城，但梅城已没有以前的朋友，这让刘爱兵很懊恼，每天无所事事。无奈之下，只得再回广东。

因为担心化工厂里的毒气伤害，他到广东后还是找到了老本行，做起保安。每月550元的工资，要付出高强度高压力的代价。当时，广东发生了几起抢劫案，保安遇害，但他还是坚守了这份工作。

2004年5月，一个太阳炙烤的日子，刘爱兵在门外站岗，一名保安副队长指责他站姿不好，满头大汗的刘爱兵顶嘴：“我站不好，你来站！”

二人很快争吵起来，刘挥动拳头警告副队长：“你要再敢骂我，我就打你！”同事们一拥而上，将刘死死拉住。事后，刘失去了这份工作。

这种断断续续的工作经历，让刘爱兵感到了一种失落。虽然工作多年，家里人却发现他很少存钱。他到东莞找的几份工作，均不顺利。

于是，他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一辆摩托车，在东莞跑起了摩的。钱多的时候，一天能赚到300元。风里雨里，他骑着摩托车，开始感觉到身处异乡的快乐。离开家乡多年，刘似乎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拐点。他曾打电话兴奋地告诉姐姐，这段时间是他最开心的日子。

漂泊的爱

在外漂泊多年，感情一直空白的

刘爱兵开始不断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催促他回老家相亲。可是，回到家乡，刘并没有按照母亲的意愿相亲，而是和同镇的另一个姑娘肖晓茜相识了。

毕竟在城里待了几年，刘爱兵出手大方，待人斯文有礼。肖晓茜刚从卫校毕业，娇小可人，二人很快走到了一起。

甜蜜的爱情让刘爱兵感动，他曾向肖晓茜透露心声：从小，家庭不幸、命苦。他给肖讲起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悲情故事，他错过读书的机会——初中毕业，他想到外面去上学，没有钱，父亲拒绝为他读书卖掉山上的木头，但那林木后来却成了父亲的赌资，这让他痛心。

肖说，刘很想改变这个家庭，却无能为力，这让他变得性格孤僻、不善言辞，直到遇见肖晓茜后，才感到了人生的幸福。

可惜，此前感情一直洁白的一对情侣，却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。2002年，肖晓茜未婚先孕了。

二人匆匆赶到计生部门去领取准生证，因为缺少相关手续，遭到拒绝。在肖晓茜看来，当时只要塞给有关人员几百元，说些好话，就能解决问题。可是，刘爱兵却怒火中烧，大吵起来，后来政府工作人员前来调解，才得以平息。事情闹得很不愉快，第一个孩子就此放弃了。

此事让肖晓茜深受打击。但是，在她看来，这份初恋，应该珍惜，她愿意付出更多。2002年，她和刘爱兵领取了结婚证。

婚后，肖晓茜开始重新认识刘爱兵，发现丈夫其实朋友很少，内心孤僻让二人在后来生活中显露分歧。

有一次，肖晓茜无意间翻开了刘爱兵的日记，内容令她心惊肉跳，里面记载了大量刘爱兵老家村邻间的恩怨。丈夫在其中吐露，如果有哪一天不想活了，或活不下去了，“就将他们杀了”。

肖说，当年以为刘只是说着好玩儿，一时气话，没想到，他会当真。

婚后的一次经历，同样让肖难以忘记。刚结婚不久，不明原因，刘爱兵就和母亲大吵起来，将母亲家的电视机、风扇、洗衣机全部砍坏。刘疯狂的举动将周边人吓得四散奔走。

肖晓茜认为，刘的父母长期不和，又多年分居，喜欢赌博的父亲还将家中林地和房产卖光了，让刘爱兵感到失望，一直想让自己强大起来的刘爱兵对此却无能为力。

情感突变

婚后，刘爱兵没有放弃对幸福的憧憬，他觉得应该赚更多的钱，让妻子和母亲过上好日子。他信心十足，觉得在广东跑摩的能成全这个梦想。但命运再一次打击了他。

当刘爱兵返回广东跑摩的时，广

东的禁摩行动正在开展。躲躲闪闪的生活，让刘爱兵再次为工作感到焦虑。

失落之时，岳父劝他回家，让他回家乡过日子，并许诺未来会给他们夫妻买套房子居住。不料，2006年，岳父突发心脏病离世，岳母对女儿女婿直言：买房的打算，可能日后无法实现了。

打击接踵而来。刘爱兵在一次外出回家途中，不慎摔断了腿，在岳母家躺了两个多月，全靠妻子和岳母照顾。

肖晓茜的母亲喻田吾回忆，一家人待他很好，悉心照顾。让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刘爱兵的腿刚好就提出了离婚。

喻田吾质问女婿为何离婚，有没有考虑孩子只有4岁？刘的回答较为生硬：“自己都顾不了，哪里还能顾得了其他人？”

“当时，我记得他对我说过，一个人，如果只能挑25公斤重的担子，你让他挑50公斤，他肯定挑不动，就会扔掉一些。”肖晓茜说。

最终，二人协议离婚，儿子归肖家抚养，刘支付孩子抚养费每月300元。肖说，刘爱兵一次都没给过。

在另一头的刘家，刘母阙清兰和刘晓娟也有悔意。当初，在梅城镇购买了一套房子，考虑到刘爱兵没什么钱，由3个姐妹垫付，只让刘爱兵象征性地出了一点，“这可能也伤害了弟弟男子汉的自尊。”刘晓娟说。

阙清兰看到刘爱兵对这套房 子缺少眷恋，认为是儿子对女儿出钱买房心存歉意。她表示，愿意用卖槟榔的钱还给3个女儿，房子日后归刘爱兵所有。但她没有想到，儿子后来竟会对她的这一善举生气。

精神迷失

10月5日前后，刘爱兵从广东回到湖南安化的家中。阙清兰记得，10月5日，她见到刚从广东回来的儿子时，一身泥巴，问他为什么回来了，他也不回答，只是说，“有人想害他”。刘爱兵几乎是坐一段车，下来走一段，再换乘车、再走路这种几乎是逃亡的方式回到家中的。

“还没有到家时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说楼下有几百个人拿着刀想杀他，让我快去救救他，我就推开窗户，发现除了他之外，并没有其他人，就骂他神经病！结果，他回来只吃了顿饭，就好几天不见了。”

3天后，刘爱兵一身泥泞，裤脚破碎地跑回了家。刘晓娟分析，可能是跑到周围的山洞里躲着去了。

在回家的一段时间里，他总是会打电话，说有人要杀他。

除了亲人对他的反应感到异常外，曾经的岳母喻田吾也对他的一些反应感到愤愤不平。

事发不久前，她接到刘爱兵的电话，说是让人去给他儿子拿保险单，喻田吾认为，他和女儿离婚了，也不交抚养费，就要求刘送过来，结果两个人在电话里不欢而散。

不日，刘再次打来电话，说有人要害他，是不是肖晓茜叫的人，如果是，就见面谈谈，一起解决，如果不是，他就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。

喻田吾一脸的不快，女儿都跟他分开这么久了，怎么会？就说他是自己发神经病。刘爱兵愤然挂断了电话。

在感觉到刘爱兵的异样后，阙清兰请了风水先生在家里做法事，家里亲人还从广东弄来“安神补脑液”，希望能给刘爱兵治疗，这让刘爱兵感到非常反感，甚至指责母亲。

刘晓娟说，让刘爱兵感到苦闷的是，刘有好长时日未见到儿子了。因为没给儿子交抚养费，肖晓茜开始拒绝刘去探望孩子。

有一天，刘爱兵精神恍惚地对母

亲讲，他要去深圳看儿子，并说“有人抢走了他的儿子”。

阙清兰说，有几天时间，她做的饭儿子也不吃，说有毒，白天躲在屋子里，晚上偶尔出去一下。后来，刘爱兵的姑姑得知刘爱兵的情况后，跟刘父商量，让刘回到老家阴山排村休养一段时间。

“他走的时候带着一把刀，一根绳子，说要防身。总是躲在他父亲身后，说是怕有人追杀。”刘晓娟回忆。

再次回家

阴山排村位于湖南安化县的西南角，前往该村，没有公路，须经过数十公里颠簸泥泞的小路，另外一条路线则要乘车乘船和步行才能抵达。这个深山里的村庄以贩卖木材、竹子为生，一年的收入不过一两千元，年轻人多外出打工。

回到家乡后，刘爱兵和父亲刘必方之间有何样的故事？在乡村生活的近两个月中，刘爱兵和刘必方父子究竟交谈了什么，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争议，让刘爱兵在12月12日凌晨萌生杀机？至今村里无人能说得清楚。

但阴山排村的很多村民认为，刘家的各种变故对孩子不乏影响。其中，父母的影响更为巨大。

刘父不顾家，平时喜欢喝酒、赌博。早年，刘家父母经常吵架，其后，夫妻二人分居，刘母阙清兰后来离开了阴山排村。在这些年里，刘父性情未变，在村里延续着过去的 生活。

尽管父亲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，让刘爱兵心怀不满，但很多时候他又无可奈何，常年不回村看望父亲。在很多村民的记忆中，刘最近一次回村是在3年前。村民刘建明说，那次，刘爱兵回家走到半山腰，“听说父亲把家产全部卖光了，他立即折返，气冲冲地乘船离开了。”

无法得知刘爱兵对父亲的积怨如何转化为对邻人的仇恨，现在能看到的一个事实是，除去救火被杀的两个 人外，其他死亡者的家庭都和刘爱兵的父亲有过经济往来，其堂叔刘树生曾购买刘必方的林地，刘省吾曾购买刘必方的木屋。

“他在外面混得很失败，又知道他父亲赌博把房子和树都卖了，心里更不平衡了，觉得村里人占了他爹的便宜。”村人推测，刘爱兵多年不回家乡，对家乡的情况也不甚了解，他总认为是邻里在唆使其父把家里的一些木材和房屋折价贩卖，因而心怀怨恨。

也有一种分析认为，没尽头的贫困是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，加上个人发展的不顺和家庭的不良影响，在如此重压下，演绎了刘爱兵的精神崩溃。

12月16日，刘晓娟告诉记者，前一天，警方到她家来调查时，她无意间看到文件夹里的一张字条，好像是刘爱兵写的一份遗书，遗书的大致内容是，父母家和自己的家庭都不幸，他已经感觉到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容身之处。（应采访当事人要求，文中刘晓娟、肖晓茜均为化名。）

（据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